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駟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國圖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鴟並爲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國圖戰國策云蘇秦雒陽

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爲西周

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國圖徐廣曰潁川陽

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國圖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樂臺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

國圖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

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

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

國圖音通觀爾盡觀覽其書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

國圖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

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

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國圖駟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廣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

引鑑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王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擢摩成鬼谷子有
擢摩篇也國策云得大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擢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本一作擢
靡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擢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擢定也摩
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擢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
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國策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

曰秦四塞之國

國策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曉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鳥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也被山帶渭東有關

河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

又為地界里江謂岷江從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荊揚入海河謂黃河從同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

國策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此天府也國策周禮奉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

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

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

見說燕文侯

國策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國策朝鮮音潮仙二水名北有林胡樓煩國策地理志樓煩屬雁門郡林胡國名朔嵐已

北西有雲中九原

國策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二郡南有噶沱易

水

國策案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州噶沱鄭玄曰噶沱出鹵城噶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

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

年國策策車七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北有碣石山在代燕西門

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粟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

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

垣矣國地志齊帝改曰真定國趙之東邑在恆州具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噓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

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憂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

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國具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卽燕西

界南近齊國河北博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

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國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

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國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

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

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

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楚國之利必使分

明有如白黑分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別陰陽殊異也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

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

國策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壤

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

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

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

河外割則道不通

國策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部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

常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

國策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

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滑橋歷北道過滑津攻韓即南陽危矣

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

國策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襄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

國策作銷鑠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

國策案卷兵權反國策地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

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

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

餘廣曰常山有蒲吾縣國屬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

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南應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邯鄲下矣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

國策在鎮州西南有河漳

國策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

河今貝州

清河

北有燕國

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齊

燕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

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敵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

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

韓魏

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

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衆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

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破於人爲被前敵破

臣人之與見臣於人

也已也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

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

謂爲秦人

皆欲

割諸侯之地以予秦

爲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爲秦連橫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

音前有樓闕軒轅

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

後有長姣美人

文云姣美也

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

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

音許昌反謂相恐脅也鄭氏揭音慈義疎

以求割地故願大王

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選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

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出汲郡林慮縣通質

刳白馬而盟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謂韓兵於

宜陽趙涉河漳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謂道滿則楚絕其後謂出

絕秦兵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在洛水縣魏塞其道謂

即河內之道戰趙涉河博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

關齊涉勃海齊從滄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謂陝及曲

沃等處也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

以資秦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

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案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按一鎰一金也鄒玄

又禮鄉射云某實於某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

之雕陰且欲東兵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二邑本屬東周後爲韓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有宛穰澧水宛穰澧水名並屬南陽澧水名出南方南有涇山涇山在商洛縣東南流入渭

西南三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弩皆從韓出

以爲南方蠻出少府時力距來者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

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

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

也也謂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遠者括蔽洞智近者鎗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子曰南行至郢

坐舉足踏弩兩手撲機然後發之遠者括蔽洞智近者鎗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

北面而不見冥山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棠谿州假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北案郭象云冥山在手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州假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陽案淮南子合案音附徐廣曰一作伯鄧師宛馮鄧師宛馮

故馮池鑄劍龍淵太阿人欲囚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

阿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

天下之寶劍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購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皆陸斷

日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

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案徐廣曰陽城出鐵幕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楯鐵幕

革挾案徐廣曰一作決拔案音伐與案音與同謂楯也音如字謂繫無不畢具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四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

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

又復求郢地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甯爲雞口無爲牛

後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

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蘇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襄王世本惠王子名嗣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鴻溝在滎陽陳

汝南許鄆汝南許鄆在潁川於嶠切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志潁川有許昆陽召陵舞

陽新都新鄆陽屬潁川召陵新鄆屬汝南按新鄆卽樓邱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公於此更名宋新

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鄆無新都二字東有淮潁淮潁在宛句無胥無胥在宛句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河外謂卷衍酸棗曰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爲說卷在鄭州原武縣北

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

輶輶殷殷反殷音隱 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而國音卒有秦患而國卒音 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

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國謂爲秦築宮備其巡 受冠帶祠春秋國謂

度皆受秦之法春秋 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國干遂地名不

賁事以助秦祭祀 旁之高也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

因爲名也國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

十餘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國今衛州城是也周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

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國案漢書刑法志曰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也國衣音意屬音獨三屬謂甲衣也獲膊一也甲裳二也腰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資糧糧

也蒼頭二十萬 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 奮擊二十萬所徒十萬 奮擊國所音斯謂所養之卒所養馬

謂炊烹供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

割地以効實國謂割地獻秦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五

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此効猶呈見也奉明約在

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敝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

世本名辟疆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具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高誘曰雖小矢喻徑疾也

呂氏春秋曰所貴雖矢者爲其應聲而至齊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

勃海也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似琴而筑

大頭圖五絃闕雞走狗六博蹋鞠者闕案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闕

求六反闕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著故云六博別錄求六反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罍袂成

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

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

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

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陽晉地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

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齊地而與齊戰魯說陽管非也乃是晉陽徑乎亢父之險亢音

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衛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車不得方軌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

雖欲深入則狼顧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慮喝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焉

譏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驕矜而不敢進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

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

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

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威王名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

黔中今武陵地今期州楚黔郡界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東有夏州海陽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騶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

所在車盾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騶案左傳及車盾說夏州

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關劉南有洞庭蒼梧草湖是也

氏云楚之東境也天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

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北有涇塞郇陽楚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威王十一年魏敗

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

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鄢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

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鄢矣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

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騶駼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秦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求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

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

國圖案白略反

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

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其衆疑於王

者

國圖疑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國圖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

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國圖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卽匍匐並

曹浦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國圖蘇周曰蘇秦字季子國圖按其嫂呼小叔爲季子耳未必卽其字允南卽以爲字未之得也

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

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

國圖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

曰負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

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

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

君乃投從約書於秦

國圖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

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

國圖徐廣曰自初戰

燕至此

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

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

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使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

弔

國圖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

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

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國圖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而國圖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國圖劉氏以愈猶曾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

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屬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

國圖飲音自飽

反又七

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

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

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

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

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收得十城

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

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

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

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違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圖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過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諫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圖齊宣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圖齊宣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圖案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諺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卽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

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

國策徐廣曰蘇生一作先

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

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

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

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韓魏者燕之援國

也今王率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

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

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

矣

國策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

國策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

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

國策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

國策云楚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

千乘之大宋

國策齊夫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附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

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

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國策齊湣王二水

齊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可以爲固長城鉅防

國策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國策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